

叢書集成新編

一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九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漢

中論二卷附札記、逸文

漢 徐幹著 小萬 一

潛夫論十卷

漢 王符撰 湖海 一五

申鑒五卷附札記

清 汪繼培箋 漢 魏 八七

儒家哲學—三國

周生烈子一卷

魏 周生烈纂 清 張樹鈔輯 二 西 九五

儒家哲學—晉南北朝

傅子三卷附訂譌、四庫提要

晉 傅玄撰 聚珍 九六

、辨證、補正

中說二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隋 王通著 漢 魏 一一四

、補正

儒家哲學—唐

仲蒙子三卷附家傳、校記、

唐 林慎思纂 知不足 一三三

四庫提要

素履子三卷附四庫提要

唐 張弧撰 范氏 一四三

道家哲學—陰符

陰符經疏三卷

唐 李筌疏 珠叢 一四七

陰符經考異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朱熹撰 指海 一五三

、補正

陰符經疏略一卷

明 王文祿撰 明 焦竑撰 寶顏 一六〇

陰符經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焦竑撰 寶顏 一六〇

陰符經解一卷附辨證、四庫

撰人不詳 寶顏 一六三

提要、補正

道家哲學—老子

老子道德經二卷

周 李耳撰 晉 王弼注 聚珍 一七〇

道德指歸論六卷

漢 嚴遵撰 祕冊 一九〇

老子解四卷

宋 蘇轍注 寶顏 二〇八

蟾仙解老一卷

宋 白玉蟾註 寶顏 二二五

道德真經集解四卷

金 趙秉文撰 小萬 二二三

道德真經注四卷

元 吳澄述 粵雅 二五四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二卷

元 董思靖集解 十萬 二八一

老子集解二卷附考異

明 薛惠著 惜陰 三〇七

老子翼八卷

明 焦竑撰 漸西 三二四

老子道德經考異二卷

清 畢沅輯 經訓 三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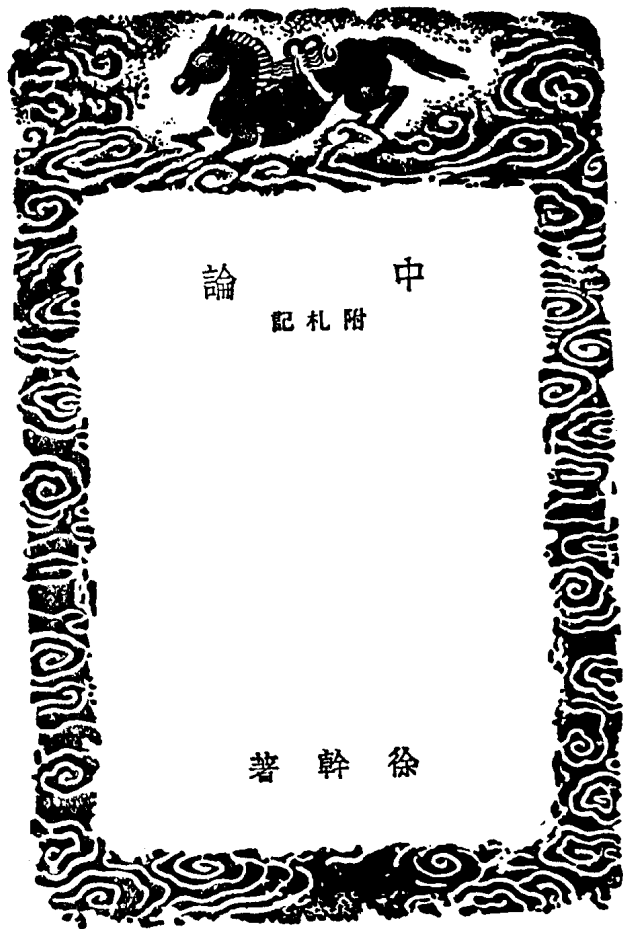
老子本義二卷附論老子、傳

清 魏源著 漸西 四一〇

、附錄

道家哲學—莊子

司馬彪莊子注一卷附注、音補遺	晉	司馬彪撰	十種	四三九
莊子闕誤一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四六六
莊子注考逸一卷	清	孫馮翼輯	問經	四六九
南華真經注疏十卷、附四庫提要	晉	郭象註	古逸	四七三
南華經傳釋一卷	唐	成玄英疏	藝海	六二一
郭子翼莊一卷	清	周金然纂	寶顏	六二三
廣莊一卷	明	高舜纂	寶顏	六二六
道家哲學——參同契	明	袁宏道撰	百陵	六三三
參同契正文二卷	漢	魏伯陽撰	守山	六三八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朱熹撰	百陵	六四六
參同契疏略一卷	明	王文祿撰	津逮	六四九
古文參同契集解八卷	漢	魏伯陽著	惜陰	六九一
古文參同契註八卷	明	蔣一彭輯		
	清	袁仁林註		



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閣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為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贊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蒙上

予以荀卿子孟軻仲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為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歎先自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為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威否為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

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忘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臺之末年也國典隱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倚爵號君病俗迷昏途閉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取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解寢食不暇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緯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誦長虛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讀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編綴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為太簡曾無愛樂徒以為習書之儒不足為上欣之者衆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微然乘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己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郡州郡牧守禮命踴躍連武欲致之君以為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讒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而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疢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正路始嗣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沈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願志保真淡泊無為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為戚養浩然之氣習漢門之術時人或問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子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蓋己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闢宏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述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頤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驚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顯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道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治學第一	法象第二	脩本第三	虛道第四	貴驗第五	貴言第六	藝紀第七	暨辨第八	智行第九	爵祿第十	卷下	考僞第十一	讀交第十二	中論
------	------	------	------	------	------	------	------	------	------	----	-------	-------	----

歷數第十三	論天壽第十四	務本第十五	審大臣第十六	慎所從第十七	亡國第十八	賞罰第十九	民數第二十
-------	--------	-------	--------	--------	-------	-------	-------

中論卷之上

漢徐幹著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朦昧不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無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梓材，既勸模斲，惟其塗丹牖，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臨深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倘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素采，元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厲，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勳，猶

日月之行，終身覺，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贖，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備光，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業之成，非取乎一音，嘉勝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猶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爲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聖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動心以取之，亦足以昭明而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詰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觀，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解慢也，夫容觀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符籙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獨而慎微，雖在隱微，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纆而後死，曰：力之難，夫以崩亡之困，曰：力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莊子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謙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尤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逸，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謙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敬碎首於葛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閭那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禍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怨，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

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縠以傲辜微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昭亂，遠能以既醉保祿，良霄以執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威而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嚴，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綏綏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神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齊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謙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賤，虛入而不自虛者，謂之替，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審莫大乎自虛，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遠，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其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其遠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駟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遠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疑道之將遠，而宿義焉，言而不行，斯疑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之錯也，有偏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璣璣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者，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虞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筭，非終乎鮪，背創乎夷，原成乎喬，故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昔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尊名隆，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爲？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太惑而不能自知者，含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書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切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甚簡且易，其脩之也，非若探金

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司利之說遂覺煩也。不要而造。不微而盛。四時嘆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譽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盛。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紂絕而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悅悅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前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選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復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思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閭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讀誦詩。保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容聖凡與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為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

以辜罪昭著。睚眦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終。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復用為虐。蓋聞諄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惡。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瘳瘳莫如清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榮乎無微。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之。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諱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復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復。寒女。商魯之民。不稱其德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親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積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佗之不為。江漢之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怨己之謂。通也。知所悔。鑒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當安樂。親戚離也。當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而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蓋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彼元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己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聞乎此。則小人不足恃也。帝舜履歷。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廣王蒙戮。吳起刺之。聞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昔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曾子曰。或言子之善。子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蒼蒼。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遊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朋。周書有言。人非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庫則水。縱友邪則已辭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是聽。貌足察。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

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棗爾輔。員于爾輻。屢顯爾僕。不輸爾臧。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良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昏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聰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諱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閎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維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攻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鴉鳥之欺鴉子也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蹢蹢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濡子之所以困蹢蹢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肖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獲卒至乎不可獲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肯拒之則無說然而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背倉梧丙妾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軻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爲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

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舉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魂。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人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詠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豆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誠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辟。事綏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駁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

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斷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待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賄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譟譟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執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

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滑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義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昔美唐堯欲明爲先，驩兜之舉其工，四嶽之薦其賢，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開，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聖人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賢，原憲雖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而行之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立信，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若君事，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魯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向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親政，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敏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隆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範，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信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懼，困而不通，決嫌疑，定疑難，辨物居方，顧禍於忽，秒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遺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發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爲榮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也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指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黼衣綳裳，佩玉鏘鏘，言考不忘，黼衣綳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助宏，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當亂主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而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爲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遺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茲邪得顯，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杆也，聖人蹈機握杆，極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順，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無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稱樞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非潔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璫，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展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忠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中論卷之下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感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道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遠。貌合而情遠。戶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譁謠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權以虛至之誘。使人憧憬乎得亡。慨懷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權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慙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處醫不能別而遷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譁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勸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引誘。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師。託之乎親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懷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尙也。心疾乎內。形

中
論
卷下

一九

勢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知讓雖而如靜幽而如明談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過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孰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己不逮悲夫人之陷溺益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許將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鶩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慝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邪顯其宮作夷邪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觀難其身以險危大入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己叛君以徵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苟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難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逋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僞姦禮爲姦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實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無而求有此三者不辭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末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奸交游也不及堊王之世乎古之丕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堊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

中
山
學
下

11

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大刑日人臨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
即安諸侯朝幣天子之業命查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責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夏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即安正歲使有司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主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
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違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
游舉賢是以不察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與矣同者曰吾子著稱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
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達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
魑魅魍魎將不吾覩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離其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
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其無實而居也今之好
交游者非謂其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贊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
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閒奉贊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
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遊遠邦瞻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
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輪輿版圖奉聖王之治
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而曲直形勢防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業其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成
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皆聚飲食行有其節不
得意荒以妨生務以麗罪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
比爲閭使之相親閭有長四閭爲族使之相親族有族長五族爲黨使之相親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親
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親鄉有大夫必有明慈惠之人使各安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
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羣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
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
奇袤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
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
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小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祿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
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成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懇茲說不與邪說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
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當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者可以虛譁
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請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欺
揚迭爲表裏構生華靡惟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
漢者若輩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主事不恤治
客爲務冠蓋填門備設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股股法法俾夜下及小司列城恩賈莫不相商以

得人自於以下士星言風烈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關寺不閉把臂握腕扣天矢誓推
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繁因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
徒然已治私求勢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
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陶仕進然都
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
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莫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門門分離無罪無辜而
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曾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
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歷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將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
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
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
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亂其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
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義
和適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
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禮既衰百度墮
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孫季孫問
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也夫復而後後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
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歷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
法尙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歷用顛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
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望晦朔可得而驗成歲之
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歷比之衆家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歷疎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
歷術法元元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郡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
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當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
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
不書其時月蓋刺意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顯而窮元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
思焉今蠡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
人耶故司空頴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

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當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鑿擊。所以發其聲也。煮爇燒。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幾辱此槌鑿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爇之類也。北海孫卿。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困。則愚惑之民。將走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廢體。冒厄危。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違君而適齊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倖人臣之禮。長畔。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囚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天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爲鑒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必煩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概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其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淫。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勤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淫。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不知小人之勞。皆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氏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舜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君。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顯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金輕於羽也。天道運開。味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爲成法。亦安能曲而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阻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爲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鑿燒爇。爲事無施。孫氏誠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爲德。子胥雖有雙石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退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資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賢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闕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瑠璃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養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物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典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與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衛風名兮。美日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錫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明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驥賢。而不能用也。好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從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貺其德言。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類克長。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類。照監四方曰明。施勸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尙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習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驅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路豐舒督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迫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味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審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則其舉事。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

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者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於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敗於渭水。道過姜太公。瞞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崔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出而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徵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惜乎己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賢能也。苟以衆譽爲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況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疑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莫然不自見。雖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理。而不惑。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至而而不惑。其德蓋羣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謔曰。素餐。素餐。求之無益。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從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謔也。而欲與之興大和。致時雍。遇時。禍亂。妖災。無異策穿鑿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覆矣。故書曰。股肱靡賢。萬事墜。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有之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誥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微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實。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叙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迂闊。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盛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爲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

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遠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從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之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惡感之言也。皆姦回詭譎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遠四凶。而治。殷紂遠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遠而好遠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昔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代之。大爲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曰。人謂樂毅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之必不敢受。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盡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羣策之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襄王。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然而成敗殊殊。與廢興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難者。其驗所爲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而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遠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言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開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於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嗔專利。功勤不賞。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蒙傑背叛。謀士遠離。以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顧曰。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救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悟。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賞。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秦奔南巢。紂歸於京。流於流。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

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夷師。衛有太叔儀、公子歸、遺伯玉史、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太史彘、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叔孫、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狄、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賢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嬖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錫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與治者，何哉？賢者難知，何以遠求之？易知，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卒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罰，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以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雖日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舍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進，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獄無放縱，仁愛普敷，恩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廬，敬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蠲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權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餒，死塗盈野，於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惡，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聲色也如豺狼，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澹滫，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逾倫，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作愁，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蒸民，其性一也。則肌膚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估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與善矣。是以聖人不欲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留慶賞。夫何哉？將以有教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視車而摧轡，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庶功與庶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勸勞者可見，怠惰者可知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讐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家宰武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咸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盜無所竄，罪人斯得，追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盜心競生，僞端並作，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宋承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長謨，有序而無名氏。幹，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仁父記。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爲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子卿得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歎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鹽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予識之。近黃華卿氏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予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得悉窺。

古人之製作而效法之而坊肆所市率多射利之時文求如二書蓋不可得而今乃有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予也舊學荒蕪獲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繼名其末其爲幸又何如也華卿名紋今爲吳縣學生觀是舉可以知其人之矣宏治壬戌六月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錄本合則自宋以來相傳本也。曾子固序據貞觀政要太宗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今書獨闕又魏志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乃知館閣本非全書見公武亦云此本無復三年制役二篇而又云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二篇然則中論在北宋時雖已殘闕而尚有全書今則不可考矣今通行明程榮漢魏叢書本脫誤幾不可讀嘗以羣書治要馬總意林及唐宋人類書所引校之頗得裨益治要所錄中論十二篇其末二篇則今本所闕宛在雖不無刪節而首尾完具治要故不著篇名然文義顯然知其說復三年喪制役也幹書無名氏原序稱二十篇蓋舉其盈數魏文帝稱二十餘篇其辭又略據李獻民所見別本則實二十二篇今以治要合之今本文雖或闕篇則已全校以授梓用質同好幹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傳稱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而無名氏原序則云二十三年四十八與史互異案原序前言未至弱冠言則成章操翰成文此靈帝末年也據此漢靈帝末年爲中平六年幹年蓋十九是幹生於靈帝建甯四年至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年四十八前後適符陳振孫謂原序爲同時人作蓋得其真可訂陳騫之誤故附論於此咸豐二年八月幾望錢培名識

卷上

治學第一。倚立而思遠。倚，原讀倦。據意林改。不如脩翼之必獲也。脩翼，原讀徂。據意林改。意林，務亦足

以昭明而成博達矣。到字疑重。作致或至。法象第二。恍其瞻視，忽其辭令。羅書治製，恍作懷，忽作輕。則慢之者至矣。治製，則下有必字。小人

見慢。原作小人皆慢也。據治要改。而不知其所以然。治製，知作思。雖在隱微。治製，微作辭。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治製，無故字。句上複句，必有防行必有前二句。

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治製，德作教。無上行字。徒此匹夫之居，猶然。原脫徒字。據治要補。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治製，意作志。

唐堯之帝。句上治製，有故字。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句末治製，有也字。書曰：愷始而敬，終以不困。按逸周書常訓解：愷愷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引。

作愷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偶古文藝仲之命作愷厥初愷厥終，終以不困。

平作。或用乎已，或用乎人。二句治，謂之近末。治製，近作追下同。君子之治之也。原作君子之理也。今從治製，下小人之治之也。句同。故明莫大乎自見。

聰莫大乎自聞，容莫大乎自慮。三平字治。而人莫之知也。原脫人字。懼人之必吾惡也。必原諱未。故君子不卹

年之將衰。意林。作暮。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原脫爲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十六字。據治要補。民之過

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原作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于哀生。在於悔往，而不在于愼來。文義不屬。蓋妄人綴補。今據治要刪正。喜語乎已然。治要。原作善。似誤。墮於

今日。治要。原作隨。孔子謂子張曰：心繫孔子上，疑有脫文。坐施而立望其反。治要。反。而求終身之譽。治要。求。作問。而不免爲

人役也。治要。作而永。甚簡且易耳。甚原諱其。據意林改。與御覽四百三引合。非若探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御覽。引。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意林。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以下小人句。推之自疑當作日。虛道第四，其猶器歟。原本器上有虛字。據治要刪。自視猶不足也。

不足，治要。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原脫而不厭，誨之。五字。據治要補。攻之則益發。益上。治要。有日字。故君子之相求也。原脫之字。據治要補。使嗜忠言

意林。求。樂攻其惡者難。治要。攻。作知。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原作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蓋妄人綴補。今據治要刪正。使嗜忠言

甚於酒食。原作使嗜者甚於酒食。據治要改。人豈其愛之乎。原脫其乎二字。據治要補。口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原脫天際二字及背字。注一本作能。

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背即背字之誤也。今據治要補正。三字。治要。可痛矣夫。治要。大。聽之貌。貌。今押詩作。瘵著莫如清水。清水原諱親。據意林改。意林此句引在教寒上。於文義次序爲不合。姑從原本。貴驗第

不然二字。五、此數物。治要。此。作彼。其可譏哉。治要。儀。作平。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按後漢書宣王良傳論曰：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章句注此皆子思子果德篇之言。意林及御覽三百九十九又四百三十引子思子與中論同。並無二字。今子思子已逸未知孰是。盡此類也。盡。疑當。作盡。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非愛致力。治要。致。夫人也。原脫此三字。可不慎歟。原諱之。君子聽其行之不如堯舜也。幾舜御覽八十。一引作舜禹。故小人尙明鑒。意林。尙須己而植者也。治要。植。故填庠則水縱。原作故填庠。則是以君子慎取友也。治要。贗。貴言第六。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力。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

道之致。按南子勸學篇。飛不岐也。御覽九百二十四。四引岐作迅。卒至乎不可從。御覽。引。作故。子遂之不已。若將可賡，卒至乎不可賡。御覽。引。作賡。賡將可賡。可移。是達人之所以乾脣竭聲而不舍也。乾脣竭聲。御覽。昔倉梧丙娶妻而美。按注南子記論訓。作介梧晚。家語作晚。說苑述本論但云蒼梧之弟。此云倉梧。

丙未
知
何
陳
蘇紀第七藝者以事成德者也。以上原衍所字。依下句例刪。故賓玉之山。賓字似誤。數辨第八而以陵蓋人也。意林蓋作尊似。

且利口者。治嬰且作夫。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原脫以字。據治嬰補。而潰亂至道也。治嬰潰作說。爵祿第十。功大者其祿

厚德遠者其儔尊兩其字據治嬰補故觀其儔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治嬰上二句下無也字末句下

有也字文暴亂之君君下原竹各充其願充原露竟則其所視者廣矣若要廣作示忘林同順風而振鐸鐸聲之益

遠也。治要錄上有非字，當作長。而患時世之不遇。意林遇作至。

卷下

考爲第十一被死而後論其遺烈後字遺烈字遺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凋零者冬也成實者

也布絮者精也
收成者冬也

譚交第十二夜警其百工今作諸無

正歲使有司則邦有大刑傳乃周官小宰文語小異

字彙

藝文類聚三

相愛此是及前文 鄉以告有脫字 世之執矣當作也 十一引作想聲

則有仲尼之委矣。委見望乎。則有疊非之美。是以各誌其名。而忘天下之亂。委致第十三。仲尼曰。某聞之也。今左傳

也。按今無逸經。多二百一十五字。於原講其治而闕於臺閣。治要同作數目視

治要、觀見、治要、驚作、治要、原脫數字、學之足以動人之志、治要、動作

人皆不能救也。治要作皆以夫呂有而之尊。治要夫下有君字。似其勢固足以勝人也。治要也而加之以勝人

能。原脫之字。而兄於人君哉。原脫於字。而不能反於所難。治要。反爲仁足以覆轉羣生。治要爲權足以變應無

示變自據治要補曰故春秋傳曰國君者服冕以爲美
今楚諸作臣聞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音
按皇矣詩本作維

八年左傳引賈作惟此文王正義曰維此文王左傳言唯此文王者經涉風靡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慈和徧服曰順傳

和聰如師曠。治要必以廢仁義妨道德。句下治要治亂既不繫於此。治要而中才之人所好也。原脫所字

中
論
札
記

中
論
札
記

路豐舒晉智伯瑤之亡治要略作謙晉伯瑤之亡厥而不通於大道通原論審大臣第十六執邦之政令焉

有使字
句首治要
執政聰明容哲
原政聰明著哲
四字。据治要補
則百僚莫不任其職
百僚莫不任其職
二在。原政聰明著
二字。据治要補
庶士莫不致

其治服殿莫不二敗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初學記二作文王遇姜公於渭濱御覽區區十三引同方秉竿而釣初學記

初學記六引作持竿垂釣。文王之誠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湛然若開霧而觀天。灼若披雲而見日。湛若開霧而觀天。之約若披雲而見日。白曰。張若開霧而

觀其山徑窮四竹者拉雜見白石者參差見之乃三一二四可作字也其後更見其石上刻有篆字曰書曰股肱膺哉

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有脫字謂其邪術一作講其邪術其所以從來尚矣一作久亡國第十八則法

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主也
要作於
恒公當
治要作然
有有趙宣王
據治梁改
而鑄公被殺
作試
而莊公不免紅
字據南

補黃卿桓公立穆丁之官作宣王而後致遠後遠行有幣必代使之製改與意林合及封之也據治要補

荀子則以爲是才
有也字
據治要補
舟以呈七有異也
與日五古金二補
政治要雖日劉
有二日

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原作知進据治要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原作而不欲賢者進不肖者退据治要補改夫照輝者荀子照則天下其歸之如影

荷子無善哉言乎。治嬰。平。愛之如親戚。親戚。治嬰。猶決壅導滯。句末。原留水。何不至之有。句末。治嬰。賦稅繁多。治嬰。

死^{其字} 殄^{作也} 殄^{作其義} 殄^{有平字} 殄^{作征}

擗執之。	治要。擗作。	作念型
賞罰第十九。不在乎必重。	治要。乎作於。御覽。	作駢
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	原空。肅字。	作罕
故先王務當		作集

謂之必行也。原脫也。字。爾不從誓言。御覽。爾不敢以怨讐之忿。而留慶賞。留原作廢。謂輕則民亡懼。治喪亡則民

無聊。原注一作故。先王明恕以聽之。王原諱生。恕。服諸庶。而不失其節也。原脫也字。樞策不調。不調上治民數。原注一作故。先王明恕以聽之。王原諱生。恕。服諸庶。而不失其節也。原脫也字。樞策不調。不調上治民數。

二十。故曰水有源。水原注。避役者有之。原注一作遁一作泉。逃者有之。

逸文

中
論
札
記

四
五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爲至痛極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從簡易其將葬萬國乃願臣子令弗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之不可以久遠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付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太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踐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況以不仁之作宜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慕我之高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故太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案此即值三年喪禮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僭上之愆。僭上爲僭今正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農婢不勞筋力自喻隨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向多貧位家無奴婢即其有者即屬僭以意改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奸苛拖紫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贏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寡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貧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嚴賞刑威威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嚴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入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史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耕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傳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罷。原議以意改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義立制不亦遠乎。案此即謂役屬以上二篇並見獄辭治案